



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卷下

德經下篇

清源 圭山 董思靖

章貢淵然道者劉若淵 校刊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曰孔子不居其聖乃所以有德○體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王顧等云有德則遣其失不德則遣其得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拳拳服膺而不敢失是未能化者也故必上德為有間矣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以者用也謂無用於為也下同上德者至德也無為而已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道德經下

此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乃行而未至者之事也以其尚滯於有為故未能全乎至道此皆釋其所以為上德下德之

分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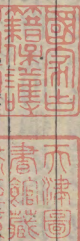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專言之則可包四者此非指統體之仁而言故於上德為有差等然仁者靜雖為之而無用於為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義者事之宜而有割截之意故次焉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實以忠信為本而尚繁文則末也今日為之則從其文以疆之有不肯從則繼之以攘臂而未流有不勝其弊矣老子時當尚文之極故獨言之也切



蓋欲以無爲自然之道化斯民也此三者只言上而下者已不足言矣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繼也○温公云仍引也字或作扔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其道體混然乃天地人物之所公共也人體是理而得諸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初非道之外別有所謂德也但既謂之德則有上下倫辯之分乃不若道之偏該故不德則德之至而全體是道矣若夫執而有之則下德之未能化而失乎道之全也故曰失道而後德關尹子曰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是也蓋德之名顯則道之名泯仁之名顯則德之名泯愈趨愈下而所尚亦愈偏矣莊子曰道隱小成信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道德經下

二

夫徇文之極故其本質漓而末流則亂之所由生孔子所以欲從先進皆此意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此用智者之事也謂從智於求明或臆度而屢中然終不能以周知通所以弊其自然之明覺乃愚之始也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蓋弊於華藻則不能全大道之純素非愚而何

是以大丈夫

有高世之息而不徇流俗者謂之大丈夫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處去並上聲蓋亦反其本矣○文定曰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故樂其有得於下而迷其上喜薄而遺厚采華

而棄實自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哉

右三十八章河上名論德此章明全德而勸還淳或問道德五常其有辯乎其無辯乎何用之異也曰烏乎無辯道則統體者也德則隨其量之所充而得諸己也道猶混然之元氣也德猶年與時之名也仁義禮智猶春夏秋冬之號也全是四者則曰一年得其仁之盛則曰春禮曰夏義曰秋智曰冬各得其實之謂信故每季土旺一十八日猶此義也有仁之義則生中有殺義之仁則殺中有生如二月榆死八月麥生之類也其於天下也亦然皇極經世書曰三皇以道化天下五帝以德教天下三王以功勸天下五伯以力率天下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也五帝之世如夏也三王之世

道德經下

三

如秋也五伯之世如冬也老子與關尹相遇之時其當秋冬之交蓋欲以貞固之道化斯世而復春乎或曰序不同何耶曰經世有因有革故依順布之敘此言名跡之流弊故全其華如化書云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然則居實處厚乃信之實又所以爲始之終終之始者歟○郭德元嘗問於朱文曰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文公曰老子曉得禮中曲折蓋他曾爲柱下史於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如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

便自有這箇意思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

夫一卽道也自古固存故云昔也凡物各具而道未嘗異故曰一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神以靈谷以盈萬物以生侯王以正其各能致乎當然之分者皆一之所爲也○温公曰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謂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蹙

蹙

其月反

顛仆也天之所以清明而職生覆地之所以寧止而

職持載者得一也苟無以清寧則必有缺裂震發之變由失一也然一未嘗失故云將恐蓋致疑之辭也且一之爲物無去無來奚得喪哉直氣數之或餘或縮莫能稱是一之所爲

道德經下

四

耳故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之不足君德之衰微地震者陰氣之有餘臣道之失職如晉惠帝元康中天裂數丈殷然有聲周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蓋此類也乃至神所以謂之神者以其靈而已而其所以靈則得一而已苟無以靈則是其靈已息矣歇息也谷無以盈則不能受而應亦有所窮矣故曰竭也萬物則資一以生失之則滅侯王無以正則是失道不能以自安而國家不可保矣雖然一非無也特外邪容氣或有以蔽其正爾首言天者形之大也終言王者天地民物之主也惟王能全其一以爲天下正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碧虛子曰會歸戒于王侯是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穀美也耶

音耶

文定曰夫一果何物哉視之無形執之不

得亦天下之至微此所謂賤且下也侯王以孤寡不穀自稱
言得一以爲之本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瑒瑒如玉珞珞如石

瑒

音祿

玉貌珞

字當作
音洛

石貌數

入聲

速也謂不能牧謙以賤

爲本而欲速致貴高之譽者是數譽也如此則過情之譽暴
集無實之毀隨至是無譽也然亦復不欲如玉之貴而不能
賤石之賤而不能貴也蓋惟不倚於一物則不可得而毀譽
貴賤矣此苟非得一者孰能哉

右三十九章河上名法本此章讚一之功用至大而終則告
以毋執於一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道德經下

五

反靜者道之所以動體弱而用實疆也言動不言靜言弱不
言疆乃互文以見意而體用之義亦明矣謂復乎靜有以立
其體然後動之用所以行語其體之寂然無朕則弱矣而其
用之遠而不禦亦疆矣此雖體用動靜周流無間然而動也
必本乎靜用也必源乎體故元化之工則藏於冬乃所以蕃
於春爲學之道則精義入神乃所以爲致用之本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又以生物之義證之謂凡物皆自氣化而形成生乃生於有
矣然原其始之所以生則道也而道初無形容聲臭之可卽
故曰生於無

右四十章河上名去用此章明崇體以致用也或云道以靜
爲正故動則爲與道相反矣若爾則是以道爲專屬於靜矣

殊不知動靜者氣也而道則宰制乎動靜而不囿乎動靜者也或云反常合宜乃道之動而應變此顯權也以弱自守乃道之常用此顯實也而有生於無則權實泯矣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不足以爲道

道非形聲不可見聞惟上士所稟純靜見識超越故一聞無疑如空印空造次不違中士見之可上可下故或信或疑下士則智不足以明信不足以守莊子所謂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故大笑之也

建言有之

謂古之立言者有曰下文皆勤行之狀也

明道若昧

道德經下

惟明了精微故遺形去智而含光不耀也

進道若退

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爲故若退也

夷道若類

夷平也類盧對切絲之不勻也高下俱融與物無際然以俗觀

之則若有節類而不可取以爲用也

上德若谷

上德不德若谷之虛

太白若辱

忘色相者能納污也

廣德若不足

廣而有所限量則非廣矣惟德至廣而不自以爲足故能廣也

建德若偷

潛修密行立德而不自衒也玄綱論云功陰則能全亦此意也

質真若渝

渝羊朱切變也質真純素也惟文質兼備則不執於一故隨物

變而內不失其真外若渝也

大方無隅

隅者角地也大方無畛域之可窮故無隅

大器晚成

積之久者發必洪故大器則不速成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故大音希聲經云無象之象故大象

無形此雖超乎視聽之表然而冥冥之曉無聲之和亦何嘗

道德經下

七

不昭昭然於見聞之間哉是皆中士之若存若亡而下士之

所以大笑也此二者乃道之或隱或顯寓於事物者也而

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焉

夫惟道善貸且成

貸施與也成謂物賴之以成功也

右四十一章河上名同異此章言道之大全中下難知蓋道

無形無名故不可以有爲之功而致其極惟能潛沈涵泳則

道自來居此道之所以善施與萬物而成其全之無私也是

以古之學爲己而終至於成物者體此道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朱文公曰道卽易之太極一乃陽之奇二乃陰之耦三乃奇

耦之積其曰二生三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其曰三生萬物

者卽奇耦合而萬物生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
生一矣此與列子易變而爲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形變之
始耳不得爲非數之一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凡動物之類則背止於後陰靜之屬也口鼻耳目居前陽動
之屬也故曰負陰而抱陽如植物則背寒向暖而冲氣則運
乎其間又統而言之則神陽而質陰神運於中曰抱質見於
外曰負氣則動陽而靜陰乃濟之以中和而充乎形質爲神
所乘之機也○温公曰萬物莫不以陰陽爲體以冲和爲用
○文簡曰陰陽氣偏及交會而氣和是二之交焉而三之三
徧焉而萬者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
而損

道德經下

八

惡去聲○温公曰滿招損謙受益所以去甚泰就中和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疆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疆平聲苟知損益之義如此則人之所以設教亦宜皆以我

冲和之義教之是知疆梁者妄之極而終至於不得其死尤
當知警而不可從也故曰吾將以爲教父父者本也且教乃
師道然師則尊而不親父則尊而又親是以言而隱情如易
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卽此意也今專曰父者教道主尊嚴也
右四十二章河上名道化此章言道寓於陰陽而生萬物亦
莫不以冲和爲用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
之有益

間去聲惟道無形故曰至柔惟物有質故曰至堅馳騁猶運
化役使之意道之妙物皆以無形而鼓舞有質也夫道體無
有化生眾形泰山秋毫待之成體故其入於物也初無間隔
又道體圓攝無之與有並圍其中混然無間是則道在物中
物在道中皆無間也人能體之則相得性融廓然無爲而利
益不窮矣○文定曰聖人惟能無爲故役使眾疆出入羣有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希罕也○王輔嗣曰至柔不可析無有不可窮以此推之故
知無爲之道而有益於物也夫孰能過此哉

右四十三章河上名徧用此章讚虛柔無爲之有益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身者神之舍豈不親乎名者實之寶其可尚乎况身一而已

道德經下

九

外物無窮苟棄身而徇名役一以求多愚莫甚焉蓋人能弘
道故身者道之本也○文定曰若夫忘我則身且不有况名
與貨乎

得與亡孰病

温公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文定
曰不得則以亡爲病既得而病失又有甚焉
是故甚愛必大費

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皆甚愛之迷也

多藏必厚亡

無藏則無所亡○開元註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
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惟審於內外之分則知止知足而無得失之患故能安於性命之常亦何殆辱之有所以可長久也漢之二疎曾事斯語右四十四章河上名立戒此章明去偽全真則可久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做

做昆切

敗壞也體至道之大全而盛德若不足故其用愈久而愈新也

而愈新也

大盈若冲其用無窮

道備於己而有若無實若虛故積愈厚而用愈不窮此兼用而言下則略文也

大直若屈

惟量之大故直而不肆初無涯涘之可規然於正己以矯物者觀之則若屈也

道德經下

十

大巧若拙

其功用至於參贊化育雕刻眾形而體則無為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離語默而萬理昭融超見聞而重玄了悟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動屬陽靜屬陰故躁勝寒靜勝熱然皆未免於一偏而有所對待若夫清靜者則御六氣之下乘天地之正動未嘗動靜未嘗靜而動靜一致矣故爲天下正

右四十五章河上名洪德此章言體大道之全而爲天下正

或云苟成而不若缺盈而不若冲直而不若屈巧而不若拙辯而不若訥是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也惟泊然清

靜則非成缺辯訥之所能定而後無所不勝乃所以爲天下
一正而能成其大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却與卻同除去也糞治田疇也戎馬者備戰之馬也郊者二國
相交之境也以內言之心君泰然則却返氣馬以培糞其本
根反是則氣馬馳於外境矣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究其根本原於縱欲○文定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
王而爲是必戎馬之所自起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黃茂材曰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適不足

右四十六章河上名儉欲此章戒貪求之貽害貴知足以爲常

道德經下

十一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地萬物同出於道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温公曰得其宗
本故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温公曰迷本逐末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蓋清明在躬無爲而已○温公曰至理不易也

右四十七章河上名鑒遠此章言有真知之明則可以超見
聞之域故無爲而化成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開元註云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取者取而化之也蓋克已復禮而天下歸仁之意 黃茂材
曰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益者已化然後可
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然益者可以進損者不可疆損而未能
兼忘其損未爲損也直須瞥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爲之
地故能無所不爲而應用不窮施於天下綽綽然矣

右四十八章河上名忘知此章言損有集虛其益無窮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惟聖人無我故其心不滯於一而物來順應矣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
信之德信

御注云舜之於象所以善信者至矣 人之有生同具此理

聖人於人莫不皆以善信遇之此聖人之德量也蓋善不善

道德經下

七

信不信在彼而吾善信未嘗渝此聖德之善信矣苟善善信
信而絕其不善不信者則豈所謂常善救而不棄哉

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
孩之

惻 圖協切 憂勤貌爲 去聲 渾 與混同 胡本反 天下之善惡信僞皆未知

所定聖人則惻惻然爲天下渾心蓋欲融化其異而混合其
同故無善惡無信僞皆一以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
之子奪吾皆以嬰孩遇之若保赤子此聖人之誠心也則彼
亦將釋然而自化矣皆孩之意謂不生分別也

右四十九章河上名任德此章明虛心而應物均養以自然
之德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其出入乘氣機耳故是氣之伸則萬物出於機而謂之生是氣之歸則萬物入於機而謂之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十乃成數故舉爲例蓋謂自生至壯乃烝之伸生之徒也於十分之中居其三焉自老至死乃氣之歸死之徒也於十分之中居其三焉人之生也自壯及老之間乃動而入用之時亦十中居其三焉苟動失其正則用壯從妄皆動之死地矣經云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是也夫何故者設問之辭也以其生生之厚者答之之辭也謂由其益生欲厚而不能忘我是以逐於妄而之死地耳蓋惟溺於貪生則必有死爲之對而於不屬生死無所對待之一者反昧矣故經云惟無以生爲

道德經下

三

者是賢於貴生也或云妄念芸芸乃生生之甚也亦通苟能至靜以養虛明則動未嘗離靜而動靜兩忘乃善攝生者之所爲也○文定云生死之徒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徒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者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兕

音似

山海經云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云形似野牛而

一角蓋聞者謙辭不敢自道也夫反流全一攝念歸無乃善攝生者關尹所謂亡精神而超生是也如是則一亦不立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無自而入焉所以數不能拘患不能

及生地且無安有死地哉故曰至人無己與道同體

右五十章河上名貴生此章明善攝生者以至無爲宗故能遠患害超生死也然爲之說者不一如河上公韓非碧虛子葉夢得林東皆以四支九竅爲十三而動靜屬於生死昧者自戕自賊動與惡會而之死地矣若是則死之徒與動之死地者皆無以別况是特形耳其所以動靜者豈由此哉杜廣成以十惡三業爲十三又有七情六慾之說者李文憲曰賢爲坎生門也心爲離死戶也皆一周十二辰消而再始是爲十三且遺其動之死地之十三開元註孫登司馬郡王曹皆曰十人之中各有三人焉大率謂柔弱以保生者十中有三則疆以速死者十中有三又志愛生而不免趨死者亦十中有三曹曰修長生者生之徒修寂滅者死之徒枉縱之人全

道德經下

古

以嗜慾動作皆趨死地焉蜀趙氏又以五行生死數爲十三其說以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合十三也餘可例推此乃合生死之數而爲十三則經文當云生死之徒十有三乃可矣黃曰水之成數六火之成數七爲十三雖近註多取此說然矢口成書豈必若是况五行而獨舉其二且棄生數而獨取成數果何謂乎又有出腎水而入於心爲出生入死者且引張平叔陰裏十三陽中六十之詩爲之證所謂攝生則是取坎之實以點離虛至於無死地則變成乾體矣其說似通而實非經旨文定曰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息知言而不知默知思

而不知忘以趣於盡所謂動之死地者也而清源子之說亦然但死之徒與動之死地亦若無別愚所以獨明是氣之伸屈爲生死之徒而以入用爲動之死地也蓋仙道貴生故方生之氣陽也况乎天鬼道貴終故以退之氣陰也况乎地人道貴心則可以生可以死故入用之氣中和况乎人至所謂不生不死之一則非數而數以之通不用而用以之成乃况乎道此其所以周流乎三者之間而非三者之所能拘也歟猶經世書三用而一不用之意亦三以况天地人而一况道也故以元亨利貞之交爲交數其貞與元之間有無之極也是以無數故無數則存乎菱核乎前輩以康節爲得老子之旨信哉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

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道德經下

五

道爲萬物母德乃道之在我者也在天地爲天地之德在聖人爲聖人之德道則始之所以生生者德則收養羣眾而不辭非其德則萬物不得遂其生故云畜也物者皆道德之所以形見者也勢者萬物之理相因而成者也如是則烏得不知崇其本哉所以莫不尊道而貴德也夫受命於天則爲天子受命於天子則爲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卑賤之而道在萬物之先以制其命果孰能爵之乎惟予奪不屬他人故常自然而所以尊且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上聲

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

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義則資始之謂生包涵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首言德畜之而此則皆歸於道蓋莫非道也首言道而終歸玄德者苟不至德則止道不凝焉其實一也

右五十一章河上名養德此章言妙本應感生成之旨明萬物尊道貴德之由次美生育之功終讚忘功之德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未有天地自古固存而物各資始以生故謂之母原乎始既得其母則體斯立矣又當察其未嘗不在乎有物之中則凡資於道而生者莫非子也故反乎沒以知其子則用不窮矣

道德經下

六

既知其子又不可迷本逐末故告之以復守其母人惟體乎無爲自然而純亦不已則萬物萬事亦各自得其所此外初無別法亦非有意於守也所謂應物者化在躬者神如斯而已矣蓋道之體混然則萬殊之所以一本故得其母以知其子道之用無窮則一本之所以萬殊故知其子而復守其母夫如是故能混本末精粗爲一致而原始反終死生無惑矣故云沒身不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易云兌說也蓋心意愛悅則染着也門者諸根之門也曰塞曰閉則告學者守母之行也謂慎言語節飲食閉情念葆神氣神聽以禮動靜以和此皆所以養形而養德也是以終身不勞而有成苟或反是則捨其內而專務於悅外故終身役

役而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疆用其光復歸無明無遺身殃是謂冀常

遺唯季反貽也惟道無形不可以目窺可謂小矣不可以力得

可謂柔矣察之精而不爲物所蔽故曰明守之專而不爲物所奪故曰疆學者潛心體察放下玩味則涵養之功得矣又見與守是用功處明與疆乃效驗處明者體也光者用也言靜存之體既立則動察之用必行猶明之光照物體不傷而用不窮然又須和其光而不耀冥其慧於無知則退藏於密而殃咎不能及矣如是之謂善傳冀真常之道也夫德愈盛則心愈下既到此地自無遺殃之患此爲學者語也

右五十二章河上名歸元此章明返本還元之道或云始者氣也凡人受氣以生則氣爲母而神則寓於氣故爲子母子

道德經下

七

相守則神安氣專此亦入道之初機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大道坦然無從無適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所施設作爲而已今欲介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是此心先有所倚着矣故惟如此施爲是可畏也蓋前章旣勉人以守母之行故此又戒人以有爲之害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好去聲定觀經云背道求道怨道不慈蓋好捷徑則終無可

至之理

朝甚除

朝者國主所居之地甚除謂多用也而心君之多思慮也亦然

田甚蕪倉甚虛

謂內無所儲也若以身而言則田三田也倉則精氣所藏之地如胃爲太倉之類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則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厭多也此皆不務修內而反矜施其外是誨盜也夫豈大道之行也哉此傷歎之辭也○溫公曰服美不稱貪積不厭故曰盜誇所以有此誇者豈非本欲行道而更鑿以致失哉右五十三章河上名益證此章言有知不足以明道好徑不足以行道及以未證爲證未得爲得皆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惟道範圍天地流行古今該上下而不拔周萬化而不脫陰陽之相代故新之相易猶子孫相承而不窮也學者必先建中以立其本則實無所倚而不可拔抱一以專其守則實無

道德經下

六

所執而不可脫及德盛而利他則後覺之所宗乃至源深流長傳之後世愈久而愈親也○溫公曰不拔者深根固蒂不可動搖不脫者民心懷服不可傾奪不輟者享祚長久是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真則不僞也餘則綽然裕如也長者無不及也豐者無不足也普者無不徧也蓋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然修之身此理也推之國家天下不外乎是而已○溫公曰皆循本以治末由近以及遠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觀之道其則不遠豈假他求哉蓋物分雖殊一本而已以

此觀之莫不然者此意當默契於語言之外○開元疏云以修身之法觀身實相本來清靜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迥契中道可謂契真矣

右五十四章河上名修觀此章明修身以及物修之彌廣則所及彌遠致知格物不外乎此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至德如嬰兒然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螫音適攫厥縛搏音博虛船觸舟雖偏不怨全天之人物無

害者○碧虛曰毒蟲蜂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類以

爪拏按曰據攫鳥鵬鸚類以羽距擊奮曰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皦作精之至也

道德經下

皦子和反又說文云赤子陰也○文定曰無執而自握無欲

而自作是知精有餘而非心動也

終日號而嗔不嗔和之至也

號戶毛切啼也嗔音益咽也嗔所嫁切聲嘶也○文定曰心動則

氣傷氣傷則號而嗔故知心不動則氣和也

知和曰常

曹曰和者生理之常知和則純粹靜一歷萬變而不失也

知常曰明

由明乃能見此常久自然之道亦必能常然後其道愈明故

知常則明莫加焉

益生曰祥

刻意有為皆曰益生祥者妖也○達真子曰祥者非其常也

文定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是妄作也經云不知常妄作凶是也

心使氣曰疆

心動則不能專氣以致柔乃疆之始是失其赤子之心矣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已音以

止也益生使氣皆失自然之道是徒速其衰老也苟

知不合於道宜早已之

右五十五章河上名玄符此章首以赤子明自然之本體純粹混然所以物莫能窺故雖握雖號亦莫非出於自然也末則戒其纔有絲毫作爲之心則失其自然矣黃茂材云古本無嗑字而嗑不嗔莊子之文也後人增之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道德經下

下

至道之真語默不足以載惟親證者知之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義見四章及五十二章蓋內外交養默與道會而不異於人也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此言有德者之爲如此惟其周而不比執而圓機以應無窮故不住乎一境豈情計之所能及哉此夫子所以發猶龍之歎也

右五十六章河上名玄德此章謂悟道者忘言無執故內外兼治混合大通所以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文定云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惟不得已然後有

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夫天下神器不可爲也是以體道者惟廓然無事雖無心於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謂失無爲之治而多忌禁則民將舉措失業而機械生若以身喻天下則心爲君氣爲民而拘小術鑿私智溺多岐縱六賊故不能無爲也○文定云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困而無告矣利器權謀也在上無爲使民無知無欲而已惟上下相欺以智則民多權謀而上益眩而昏矣奇物奇怪異物也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僞而多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

道德經下

三

正我無欲而民自撲

此自然之應而無爲之成功也

右五十七章河上名淳風此章明無爲之治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悶

呻吟莫奔切

寬裕無爲之象夫有德者其於義分莫不截然明

白而其量則寬洪故爲政以德則不察察於齊民雖以俗觀之若不事於事然民實感自然之化乃所以爲淳和之至治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惟不知修德以爲爲政之本而專尙才智乃欲以刑政齊民然民未可以遽齊苟務在於必齊則必有所傷故缺缺也此所謂害生於恩禍福倚伏正猶是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謂禍福相因莫知其所止極也

其無正邪

若然則果無正定之理耶

正復爲奇善復爲祇民之迷其曰固久

惟世人迷於小察之近情而不知正道之大全故不能安於至正而反爲奇以爲正不能循於至善而反爲妖以爲善及其所應既差又不知反求在我之所感而乃責其彼之所應者此皆迷失正道日已久矣亦猶爲政不能以闕闕之德量容之而反務於察察以爲善與正殊不知若此則是本欲全民而反致缺缺矣故下文舉聖德以勸修也○開元註云眾生迷執正者復以爲奇詐善者復以爲妖異故禍福倚伏若無正耳

道德經下

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惟行方而德圓故無割截之迹

廉而不剝

剝居倫切傷害也清而容物故不剝

直而不肆

大直若屈以不肆肆布列也

光而不耀

復歸其明也是四者皆闕闕之政也蓋聖人惟恬淡無爲而方廉直光之用自整然於其中而人不知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陷於一偏所以無割剝肆耀之過而禍福何有哉右五十八章河上名順化此章欲使民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以其祛其近見之惑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

音色

乃嗇省精神而有歛藏貞固之意學者久於其道則心廣氣充而有以達乎天德之全所謂至誠爲能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乃至與天地參矣蓋天人一理了無間然孟氏云存心養性所以事天是也

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

重

去聲

再也○文公曰早復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

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早覺未損失而便嗇之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惟德可以勝物故已私盡克則其分量不可窮極矣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道德經下

三

德量如此則可以兼容天下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民之附德猶子慕母蓋國之本在身身有其道則可長久若以身爲國則母卽雌一之根抵而性命之常雖生死不能變故曰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蒂

丁計切

御註曰與天地爲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

久視○文定曰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蒂固而不可拔雖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程伊川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矣

右五十九章河上名守道此章明用嗇之道治人則國祚延
事天則壽長久

治大國若烹小鮮

音庚 音仙 烹也鮮也謂不可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
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莅力至切臨也所感之機莫不由我是以聖人無爲而人各安

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陰陽和而萬物理故鬼亦無

所用其神非其鬼之不神其神不傷乎人非神不傷人以其

聖人不傷於民所以鬼神莫不感其德化惟兩者交悅眾德

交歸乃爲至德之治矣列子之論治至於物無疵癘鬼無

靈響亦此意也○文公曰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

道德經下

都消鑠了

右六十章河上名居位此章明用則德交歸

大國者下流

如江海必處眾流之下也○文定曰天下之歸大國猶眾水

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

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牝婢忍切釋畜母也牡音某畜父也大國以下及或下以取之

下音服自上而下也小國以下及或下而取之下如字上聲

本在物下也交謂交會而歸聚也牝者雌靜柔下之德牡者

雄動疆高之屬靜以攝動柔之勝疆事物皆然則靜而下乃

常勝之道故爲眾之所歸即守雌爲之義也以取者

大國能下則終取小國而兼有之而取者小國能下則爲大國所取悅而容受之終則大國之民且樂歸之如西伯善養老而蓋歸乎來之類○葉夢得曰取之爲言得其所欲之謂也○黃曰大國下小國湯事葛也小國下大國句踐事吳也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其所以爲下者不過欲畜人事人耳初非計利而後然也故欲兩者各遂其理事之所安則大者宜能下使小者自歸之矣易於大有之後必繼之以謙者乃所以全其大也

右六十一章河上名謙德此章明以德下人人交歸之清源子曰身則國之象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所謂守雌抱一則是陽下煉陰化爲純陽乃無爲之妙也此亦

道德經下

壹

一義

道者萬物之奧

奧於到 釋文云室之西南隅曰奧謂深邃如堂奧也蓋道體混然其大無外萬物莫不蘊於其中而資給焉其小無內亦莫不皆在萬物之中而不可見故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人雖不善然亦莫不賴於道以有生若是所保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行去聲蓋人莫不有是性雖至愚不能無道心則道豈遠人

哉故至美之言市人所可共知至尊之行人人皆所與能苟或有人朝爲不義使夕聞大道則妄盡性復雖欲指其不善

不可得也是又安可棄哉惟善救之而已此不善人之所保也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先悉薦拱璧合拱之璧美玉之大者駟馬者四馬爲乘其駕一車也古者朝聘有贄幣之禮謂將進駟馬則以拱璧爲先導也雖天子三公以勢爲貴拱璧駟馬以物爲貴亦不若安然坐進此道之爲貴也道乃人之所固有則良貴也而三公拱璧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人當致勉於性分之所固有而於外物之倘來者何足貴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問所以貴此道之意蓋謂不求於外而求之在我則是求而有益於得也夫有志於道則無惡矣惟不假他求而自得故出乎禍福之外又烏有人災之所能及乎此所以爲天下貴

道德經下

五

或曰求以得則善人之寶有罪可以免則不善人之所保也右六十二章河上名爲道此章言道爲天下之至尊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夫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有多少大小之辯多少之分此怨之所由起也惟道非形數而上聖與之爲一爲出於無爲事出於無事而味乎無味故含太虛於方寸而不以纖芥私欲自累會萬有于一真而不爲高下外境所遷是以物各付物事各付事而大小多少一以視之則愛惡妄除聖凡情盡亦奚怨之可報哉惟德以容之而已且使夫人之意也消譬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而化育之也然此則在常人之所最難惟切問近思漸而修之則亦可到其地矣下文乃修以求

至之方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夫道之在於起居食息之間而不遺可謂易矣及其至也惟聖人爲獨能可謂難矣當思慮未發之中而漠然無朕可謂細矣而其充周也雖天地莫能窮其量可謂大矣故漸修而無一行之不謹及其德成則與聖人而同能謹微而無一毫之不盡至全乎道體則與天地而同量惟能慎於其始而毋忽於其終則難者可以成成者可以全矣若以怨言之則人之怨亦莫不由小以成大及乎怨愈深而忘愈難苟能於起處照徹根源則當下寂然矣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學者固當弘毅以立其志然最不可先存爲大之心苟存是心則必有躐等自矜之患適所以障道是不能爲乎無爲事乎無事味乎無味矣惟聖人爲能無我故其心常小所以能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惟其粗而不精故言之不訥而行必不符忽易之心生其於道必難至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生知安行固不待勉而後能然豈忽之乎哉蓋德量平等齊小大一多少無所不謹無所不難故終無難濟之事也此又致勉乎學者不可有一毫忽易之心則爲之勇守之固慎終如始故亦無難矣

右六十三章河上名恩始此章明聖人得道之大全也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脆此芮切

脆嫩易斷貌謂嗜欲未堅也此亦承上章之意謂存

之於未萌之時則渾乎自然矣故曰易持易謀察之於始萌之際則不遠而復矣故曰易破易散未有乃無思無爲之時也未亂乃方行而未泊之時也爲之治之於此時則無所用而功成也然理由頓悟乘悟頓消行行非頓成漸修乃至故下文則養德之事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此設喻之辭也謂當志立乎事物之表而敬行乎事物之內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遺於細微不忽於卑近修以縝密養以悠久則庶乎小者可以大下者可以高而遠者可以到矣

道德經下

三

然於此苟有一毫謀利計功之心先入則於道反爲無補故下文歷陳之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幾平聲

蓋天理精微智者之私無與焉故用意者有爲少懈

者敗事惟守之以自然則真積力久而德自成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夫道無欲也所謂欲者求其在我而已不欲外物之爲貴也無爲真學也不以博溺心之爲學也但反其眾人情欲之過以復其初耳蓋此道初非外求而聖人亦不能爲物作則也且夫萬物莫不有箇自然之道聖人惟順其性命之理而立

教以左右之使適乎中而已不敢別有益生助長之爲也
右六十四章河上名守微此章讚聖人無爲之學以祛有爲
有執之失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不先天以開人反樸之謂愚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
福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知乎此亦可以爲楷模法式矣

嘗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人能知此其德可謂玄矣雖以小智近情察之若相反然然
反於物乃順於道則眞爲順也大矣

右六十五章河上名溘德此章明用智啟姦之惑示玄德大

道德經下

无

順之規此老子逆知世變之必至其有憂患之心乎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主是以聖
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
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

善下言下之下

音暇 樂音洛

○御註曰屯初九曰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蓋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戴之也懼處前而
人不害則利之者眾若是則無思不服故不厭也○聖人隨
時趨變以道豈計利哉亦德之謙而已矣德下之則形上矣
德後之則形先矣楊雄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故
天下樂推戴而無厭歎之心此天道不爭之德也
右六十六章河上名後已此章明善下不爭之德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音扶夫若有所肖似則亦同於一物何足以爲大○西塘鄭
俠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
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爲大則同乎道而與世
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
故能勇

仁者必有勇也

儉故能廣

守約而施博也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長上聲後其身而身先故卒爲有物之長乾之出庶物亦必

道德經下

三

曰見羣龍無首吉是三寶皆與世俗不肖似乃所以爲大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捨其本而徇其末則易以窮故剛疆夸大好進者皆死之徒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夫慈者生道之所以流行乃仁之用也故爲三寶之首稱以
慈御物物亦愛之如慕父母雖爲之效死不辭是以戰則勝
守則固故曰仁者無敵於天下也苟或人有所不及天亦將
以慈救衛之蓋出乎爾反乎爾而天道好還常與善人故也
以文簡曰去邠而岐周以興是其救也

右六十七章河上名三寶此章明道體至大而用以慈

善爲士者不武

不尙力也

善戰者不怒

不得已而戰非出於人欲之私

善勝敵者不爭

惟無爭之心故能勝彼之爭貪先動者必敗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德之謙下則人樂與吾爲用蓋心誠而願服其勞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惟其不爭而爲下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乃與天同德 温

公曰德與天合自生民以來無以加也

右六十八章河上名配天此章標四善以表合天之德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

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道德經下

三

行上如字下戶剛切

○文定曰造事曰主應敵曰客進者有意於爭

退者無意於爭惟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故難進

而易退雖在軍旅之間如無行陣之可行無臂可攘無敵可

因無兵可執而亦安有用兵之咎哉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幾

平聲喪去聲

失也抗舉也○文定曰旣以慈爲寶故輕敵

則輕戰輕戰則殺人是喪其所慈矣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

於不得已則有哀愍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

勝不可得矣

右六十九章河上名玄用此章假用兵以明道而貴在於守

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邪念多於敵國利欲勝於鋒鈿

蓋亦寡欲以至於無欲以全其所寶乎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性本固有人所同然指此示人宜若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
理渾然苟差之一毫則謬以千里以其非計度之所能明故
用意者過之忘懷者不及所以莫能知以其非步驟之所能
至故邀近功者好捷徑力不足者廢半途所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言者道之詮事者道之跡不言之教事於無事乃其宗與君
乎此沉言滯迹者之所以莫能知莫能行也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文定曰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
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道德經下

溫公曰道大故知者鮮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註曰聖人藏于天而不自衒鬻○清源子曰被褐則和光
同塵懷玉則抱道蘊德○文簡曰褐者日用之不可無舉世
之所共也玉者至貴之貨我所獨有也知我者希固足以見
吾道之上矣而聖人不自異也故其聖而不可知之妙亦
何嘗不顯諸日用共由之間蓋以期乎人之皆能也此孔子
所以謂吾無隱乎爾者也

右七十章河上名知難此章明道至易知易行而忽之則至難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惟其真知則與道爲一故不滯於知此德之上也若夫不則
真知之地而自己謂之知則必以文滅質以博湯心欲彊知

之病德之病也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夫惟知其病之爲病是以不落於病也聖人則生而知之本
自不病不待病其病然後至不病之地所謂以其病病者乃
以其病病之藥示乎學者使之病其疆知之病而了悟真知
以遣其病則藥病齊祛能所俱泯始知從來元自不病則與
聖人同矣

右七十一章河上名知病此章謂真知則契理執迷則成病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夫人自有至大至剛者充塞乎天地實高光明大赫然物莫
能加此所謂大威也惟人梏於形器之私溺於眾妄之迷畏
生死慄得喪於是萬物之威雖然乘之故終身惴慄有大

道德經下

三

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勇往直前力行不
顧則此大威燁然見前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狹胡夾切隘也厭於豔切棄也無當作毋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

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矣生者氣之聚舍太一之至精則與
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說道苟不溺於小術而實諸
所無以自狹其居則必棄有着無而蔽於斷滅以厭其所生
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帥而其大
無量當擴而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而其用不窮當葆
而養之以致其用則養氣全生盡性至命而不生厭慕之心
所以體無非疆無而非頑也長生非貪生而生非礙也夫
如是則生與道居而道亦未嘗厭棄於人矣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見賢通顯也去上聲自知則返照無畏而不狹

絕外嗜欲而不厭其生惟自知自愛所以居之安也而不自見以矜能不自貴以賤物故無知之之見忘愛之心也○文定曰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蓋恐人之有厭有慕也此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是以去彼自見自貴者而取此自知自愛者然聖人動靜皆天理無法取此開教引凡之說也

右七十二章河上名愛已此章祛妄惑以全真也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惡去聲剛疆者死之徒勇於此則殺也害也柔弱生之理

道德經下

善

勇於此則活也利也此乃必然之定理也或有時而反常故云或利或害然疆梁者殺之徒實爲天之所惡也今偶然而未受其禍孰能知其故哉是以聖人猶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是也雖然要其終而盡其變則未始少失故下文歷陳之○温公曰聖人於天道亦不敢易言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温公曰任物自然而物莫能違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其於福善禍淫之應信不差矣

不召而自來

神之格思本無向背如暑往則寒來夫豈待召而後至哉

緝然而善謀

御註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蓋要終盡變然後知其雖廣大而微細不遺也失或作漏
右七十三章河上名任爲此章告人當勇於道不當勇於力
繼明天道之自然而末又戒以天網之不漏使人信之無疑也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
而殺之孰敢

文定曰政煩刑重則民無所措其手足故常不畏死雖以死
懼之無益也苟民安於政則常樂生畏死或有脆異亂羣者
吾然後執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
有不傷其手矣

道德經下

五

文定曰司殺者天也理也方世之治而詭奇亂羣之人恣行
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因而殺之則是天殺之非我也否則
是代司殺者殺矣夫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
其身矣○程伊川謂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者有類乎是
右七十四章河上名制惑此章謂君無爲則民知自勸之方
○右史張耒曰夫物不患無殺之者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
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
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然則操政刑死生之
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
以難治

御註曰賦重則民不足政煩則茲僞滋起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御註曰矜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無不爲矣○文定曰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雖死而求利不厭

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溫公曰外其身而身存也

右七十五章河上名貪損此章戒有爲之弊惟忘其生則可以全生也王弼註謂此章疑非老子所作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疆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疆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文定曰冲氣在焉則體無堅疆之病至理存焉則事無堅疆之累矣

是以兵疆則不勝木疆則共故堅疆居下柔弱處上

北本強大處下

道德經下

美

共如字謂人共伐之也列子云兵疆則滅木疆則折是矣夫物之精者常在上而粗者常在下其精必柔其粗必疆理勢然也而天下亦未有剛疆而能居人上者莊子曰以濡弱謙下爲表是也○達眞子曰善勝敵者不爭皆意不在於疆也木之疆大者則人必共伐之兵以柔弱致其勝木以柔弱致其存是以堅疆可居其下而柔弱可處其上也人之立性固不異此

右七十六章河上名戒疆此章言用柔弱可以保冲和之氣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天道無私當適乎中故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葉夢得曰張弓者挽之而後發是亦斂之於已而後施之於物者也

以平正爲主調和爲常故與天道同此其高下抑揚有餘不足無不中其節者其取之不在外也蓋出於自然故無私而均人則反是而不求於內是以每損人之不足以奉己之有餘蓋出於使然故多私而不均○開元註引損上益下爲益損下益上爲損二卦之義亦明

孰能以有爲而奉不足於天下

北方本孰能以有爲奉天下

唯有道者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惟有道者爲能爲天之所爲亦不恃其爲不居其功若使爲而恃功而居則賢見於世矣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右七十七章河上名天道此章明道之用中正而無私惟觀天之道知之而聖人則與之同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疆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道德經下

三

以其善下柔弱之性不易故不失己而能勝物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觀水可喻則事近而理明豈難知哉惟信道不篤所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温公曰含垢納汙乃能成其大

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若反於俗蓋反於小智之近情乃合於大道之至正右七十八章河上名任信此章言柔弱能容則爲物所歸也和夫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夫怨生於妄覺妄卽眞怨亦何有今不治其本而欲和其末則外雖和而內未忘是有餘怨也豈足爲善哉若徹見根本則眞妄寂然矣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夫契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惟執
妄馳騁於爭奪之場故惑於大怨而迷其本曾不知真性之
無妄也是以聖人惟抱此本然之正性雖不求悟於人而人
感其化及乎妄盡怨釋亦莫不廓然自得以還其固有之善
而合於正矣亦如右契之合左豈待責之乎哉左器者猶言
性之先覺也○清源子曰古者結繩而治破木以爲契君執
其左臣執其右契來則合所以取信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微

有德者不言而信乃無爲而民自化猶執與也微者通也彼
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故汲汲於和怨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道德經下

美

清源子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得之○黃曰然爲善
者非特無求於人亦無求於天惟任其自至而已

右七十九章河上名任契此章明息妄在於復性皆無爲之
治也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

人稀務簡君無事於尚賢而民各安其性分之天使有材器
堪爲什夫佰夫之長者亦不求用於世矣蓋當文勝俗弊之
時人好自用而誇大於外故舉此以諭太古之治而勸之以
務內之學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遂性無求故安土而不遷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不競利不紛爭故復結繩可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內足而外無所慕也惟樂於內則無日而不自得故雖疏惡隘陋亦自以爲甘美安樂蓋其樂以道不以物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

北方本雞犬之音相聞

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望

音亡

與寇盜相望義同惟無欲無求故如此

右八十章河上名獨立此章明安性分則無所企求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爲實而合道故不必美美則爲觀以悅人故未必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文定曰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也

知者不博

道德經下

堯

一以貫之何事於博

博者不知

溺於博者未必知道

聖人不積旣以與人已愈有旣以與人已愈多

聖人當體卽一一亦不立何積之有蓋無藏於中無交於物

自然純素無私而已故施其德以爲人而我未嘗費推其道

以與人而一無盡也○曹曰體虛而善應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文定曰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

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聖人與天

爲徒所以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

右八十一章河上名顯質自三十八章至此凡四十四章爲

下篇此經二篇通明道德之旨首立可道可名爲設教之宗
元次標上德下德述因時之澆樸此章寄信美以彰言教論
善辯以戒修行述知博以示迷悟陳無積以教忘遺假有多
以暢法性合天道以論聖人欲使學者造精微於理性之中
忘筌蹄於言象之表故能悟教而忘教以是終焉此蓋敘述
者之大旨也

光緒三年孟秋吳興陸氏十萬卷樓依元槧本重雕
陸心源校

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卷下終

道德經下

罕

重刻宋本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序

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總四百二十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明以後流傳甚罕胡應麟博極羣書祇據王景文夷堅別志序知其義例而已

四庫所收支甲至支戊五十卷民間頗不易得所通行者有明仿宋刊分類夷堅志五十卷蓋宋人摘錄之本坊刻二十卷本雖從原書摘出

序

又出分類本下是不但全書不存卽正集二百卷若存若亡者亦數百年阮文達得宋刻甲至丁八十卷影寫進呈阮氏得之吾郡嚴久能後歸吳門黃蕘圃蕘圃歸于汪閩原閩原歸于胡心菘余從胡氏得之中有玉蘭堂印衡山文氏舊藏也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夷堅之名蓋取諸此自來志怪之書莫古于山海經按之理勢率多荒唐沿其流者王嘉之拾遺千寶之搜神敬叔之異苑徐

鈔之稽神成式之雜俎最行于時然多者不過數百事少者或僅十餘事未有卷帙浩汗如此書之多者也雖其所載頗與傳記相似飾說剽竊借爲談助支甲序已自言之至于文思雋永層出不窮實非後人所及自甲志至四甲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相復重趙與崑賓退錄節錄其文推挹甚至信乎文人之能事小說之淵海也琴希洪君搜刻先世遺書不遺餘力聞余得是書寓書愆愆梓行因付手民以塞洪君之

序

二

源撰
意云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陽月歸安陸心

夷堅志乃番陽洪公邁之所編也公廣覽博聞
好奇尚異游宦四方採摭衆事集成此編分甲
乙丙丁四志每志有二十卷每卷十一二事或
十三四事譬諸小道亦有可觀載攷其序乃
杭亦有本公隨所寓鉸梓今蜀浙之板不存獨
幸閩板猶存于建學然點檢諸卷遺缺甚多
本路張府判紹先提調學事勉予訪尋舊本
補之奈閩板久缺誠難再得其全幸友人周宏翁
於文房中尚存此書是乃洪公所刊于古杭之本
也然其本雖分甲乙至壬癸爲十志似與今來閩
本詳畧不同而所載之事亦大同小異愚固摭浙
本之所有以補閩本之所無茲遇

廉使相公陳先生

居濟

分司來此益加勉勵遂

卽命工鏤板四十有三始完其編庶不失洪公編
葺之初意由是夷堅志之傳于天下後世可爲

全書矣□□□□□□□□□□□□□□□□

掾古杭一齋沈天祐序

夷堅甲志目錄

第一卷 十九事

孫九鼎

柳將軍

寶樓閣呪

三河村人

鐵塔神

觀音偈

劉廂使妻

天台取經

冰龜

阿保機射龍

冷山龍

熙州龍

洒馳香龜

偽齊咎證

甲志目

犬異

石氏女

王天常

黑風大王

韓郡王薦士

第二卷 十四事

張夫人

宗立本小兒

齊宜哥救母

陳苗二守

鼈報

玉津三道士

陸氏負約

張彥澤遁甲

謝與權醫

趙表之子報

神告方

詩謎

武承規

崔祖武

第三卷

九事

萬歲丹

李辛償冤

陳氏負前夫

李尚仁

段宰妾

竇道人

祝大伯

鄭氏得子

邵南神術

第四卷

十六事

甲志目

二

鄭鄰再生

吳小員外

鼠報

李乙再生

宋叔海夢

蔣保亡母

俞一公

方客遇盜

水府判官

陳五鰍報

侯元功詞

驛舍怪

孫巨源官職

胡克己夢

項宋英

江心寺震

第五卷

十九事

宗回長老

義鵠

陳國佐

巾山菌

許叔微

陳良器

人生鼈

黃平國

聞丞廳柱

皮場大王

蔣通判女

葉若谷

劉氏冤報

江陰民

蛇報大

蔣寧祖

李氏乳母

趙善文

甲志目

三

林縣尉

第六卷 十三事

史丞相夢賜器

俞一郎生

李似之

胡子文

宗演去猴妖

福州兩院燈

絳縣老人

黃子方

張謙中篆

鳳池山

倡能詩

猾吏爲姦

周史卿

第七卷 二十事

蔣員外

李少愚

法道變餓鬼

張佛兒

張屠父

陳承信母

龍翔行者

蔡真人詞人

劉粲民官

羅鞏陰譴

不葬父落第

禍福不可避

島上婦人

查市道人

仁和縣吏

周世亨寫經

印志目

四

金釵辟鬼

搜山大王

熾盛光呪

海大魚人

第八卷

吳公誠

金四執鬼

佛救宿冤

京師異婦人

永福村院犬

金剛靈驗

南陽驛婦人詩

王彥楚夢中詩

劉氏子

潘璟醫

黃山人

饒州官廨

閉糴震死

不孝震死

梅三犬

安昌期

海馬

第九卷

十四事

鄒益夢

王李二醫

花果異

黃履中禱子

絢紡三夢

黃司業夢

俞翁相人

宗本遇異人

甲志目

五

惠吉異術

卓筆峯

張琦使臣夢

周濱受易

蔡振悟死生

許氏詩讖

第十卷

十九事

桐城何翁

龐安常鍼

紅象卦影

譚氏節操

草藥不可服

南山寺

賀氏釋證

昌國商人

盤谷碑

孟溫舒

盜敬東坡

鬼呼學士

惠兵喏聲

廖用中詩戲

觀音醫臂

李八得藥

佛還釵

佛救飜胃

歐十一

第十一卷

十八事

梅先遇人

食解報命

瓦隴夢

促織怪吏

陳大錄

蔡衡食鱸

甲志目

六

李邦直夢

趙敦臨夢

張太守女

大庾震吏

張端慤亡友

六鯉乞命

五郎鬼

東坡書金剛經

何丞相

潘君龍異

橫山火頭

松江鯉

第十二卷

十五事

林積陰德

林氏富證

雷震石保養

食鱸戒士

縉雲鬼仙

恒和宮人

京師道流

倉卒有智

汪彥章跋啟

六合縣學

高俊入冥

鼠壞經報

誦天尊上怖

僧爲人女

向氏家廟

第十三卷

十八事

秋偶卦影

死卒致書

傅世修夢

樊氏生子夢

甲志目

七

楊大同

董曰額

葵源蛇卵

鄭氏女震

鄭升之入冥

黃十一娘

謝希旦

盧熊母夢

泄友妻

婦人三重齒

馬簡冤報

陳昇得官

了達活鼠

魚願子

第十四卷

十七事

開源宮主

漳民娶山鬼

王刊試卷

楊暉入陰府

吳仲弓

芭蕉上鬼

董氏禱羅漢

王夫人

舒民殺四虎

妙靖鍊師

張十三公

蕪湖儲尉

鶴坑虎

蔡主簿治寸白

許客還債

黃主簿畫眉

建德妖鬼

第十五卷

十七事

甲志目

八

薛檢法妻

雷震二蠻

馬仙姑

陳尊者

賈思誠馬夢

淨居巖蛟

伊陽古餅

晁安宅妻

大齧張三首

蛇王三

應聲蟲

辛中丞

猪精

沃焦山寺

羅浮仙人

毛氏父祖

方典薄命

第十六卷 十五事

衛達可再生

郁老侵地

車四道人

女子穿溺珠

李知命

光州墓怪

碧瀾堂

戴氏宅

二兔索命

蒲大韶墨

升平坊官舍

晏氏媪

鄭峻妻

化成寺

吳公路

甲志目

九

第十七卷 十五事

土偶胎

永康媚女

人死爲牛

倪輝方技

解三娘

夢藥方

孟蜀宮人

魚腹佛頭

徐國華

清輝亭

芭蕉精

姚仲四鬼

陳茂林夢

張德昭

峽山松

第十八卷 十六事

楊靖償寃

楊公全夢父

赤土洞

席帽覆首

林孝雍夢

宋應辰

資州鶴

乘氏疑獄

邵昱水厄

李舒長僕

余待制

天津丐者

趙良臣

貢院小胥

東庭道士

黃氏少子

甲志目

十

第十九卷 十四事

僧寺畫像

恩穉所穉院

玉帶夢

毛烈陰獄

邢氏補頤

誤入陰府

穢跡金剛

飛天夜叉

晦日月光

沈持要登科

楊道人

陳王猷子婦

郝氏魅

王權射鵲

第二十卷 十二事

木先生

靈芝寺

王壁魁薦

太山府君

鄧安民獄

鹽官孝婦

曹氏入冥

斷妬龍獄

義夫節婦

葵山大蛇

融州異蛇

一足婦人

夷堅甲志目錄

甲志目

七

蘇州異說

一足婦人

義夫節婦

葵山大蛇

曹氏入冥

斷妬龍獄

義夫節婦

鹽官孝婦

王壁魁薦

太山府君

木先生

靈芝寺

夷堅甲志卷第一 十九事

行款悉依宋本

孫九鼎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於竹柵巷汭汭北岸而行忽有金紫人騎從甚都呼之於稠人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細視之乃姊夫張兢也指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邀於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也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

甲志一

一

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送葬之事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姊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爲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卽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尚未見姓名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下孫曰公平生酒色甚多犯婦人者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不可語未畢

有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偕行指行人曰
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
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卽死矣公今已
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宜毋喫他藥服平胃
散足矣旣別孫始懼甚到竹柵巷見段君段訝
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
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孫後連蹇無成在金國
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祕書少監舊與家君同
爲通類齋生至北方屢相見自說茲事

甲志一

柳將軍

二

蔣靜叔明宜興人爲饒州安仁令邑多淫祠悉
命毀撤投諸江且禁民庶祭享凡屏三百區唯
柳將軍廟最靈未欲輒廢故隱然得存廟庭有
杉一株柯幹極大蔽陰甚廣蔣意將伐之日晝
臥琴堂中夢異人被甲乘馬叩階而下長揖言
曰吾姓木卯氏居此方久矣幸司成賜庇不敢
忘德後十五年當復來臨覺而知其爲神但不
曉司成爲何官頗加歎訝因置木不伐仍繕修

其堂宇逮秩滿詣廟告別留詩壁間曰夢事雖
非實將軍默有靈舊祠從此煥古檜蔚然青甲
馬霄中見琴堂臥正冥留詩非志怪三五扣神
扃今刻石尚存後十五年乃自中書舍人出鎮
壽春江寧鈴轄江東安仁實隸封部入爲大司
成至顯謨閣直學士而卒

寶樓閣呪

袁可久嘗教其弟昶以寶樓閣呪昶不甚深信
然旦起必誦三五十遍初未知其功效也紹興

甲志一

三

三年夏肄業府學方大軍之後城邑荒殘直齋
卒汪成每番宿室中必夢魘達旦方已無一夕
安寢成殊以爲苦或詢其所見云被人捽髮欲
加箠故呼叫拒之昶令徙于己房猶不止同舍
生惡其妨睡共議遣逐昶試書呪語貼于柱此
夜晏然由是一齋妖祟絕跡其呪語卽所謂唵
摩尼達哩吽撥吒八字但世俗所傳訛謬寫皆
從口而亦不得其音要當取大藏中善本元初
譯師言爲證自有大功昶因悔昔慢始篤奉之

祕其事

三事皆孫九鼎言孫亦有書紀此事甚多皆近年事

三河村人

張維字正倫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維以陽曲主簿館伴嘗言宣和乙巳歲同邑有村民頗知書以耕桑爲業年六十餘一夕驚魘而覺戰栗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爲蔡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王民治墮爲汝所殺我銜

甲志一

四

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猶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令小孫攜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道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眾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宛如夢中所覩因大駭絕道亟走騎厲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曰此

交加入遂鞭馬逐之至其前引弓射中心應弦而斃七人者皆女真也

鐵塔神

蔚州城內浮圖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郡人事之甚謹契丹將亡州民或見其神奔走于城外亟詣寺視之神像流汗被體雖頗驚異然莫測其故至夜神見夢于寺主講師曰吾奉天符令拘剎城中合死人連日奔馳始克就緒來日午時女真兵至破城城中當死者一千三百有畸

而本寺僧四十餘和尚亦在籍中吾久處茲地平日仰師戒德輒爲以它名易之詰旦從此而逝庶萬一可脫講師既寤以語寺眾皆笑其妄遂獨挈囊登寺後山顛避之行約五里忽憶所遺白金盂復下至寺適有修供者眾競挽留之曰和尚聰明如此願乃信夢今檀越在此正欲和尚升堂演法無故捨去則此寺不可爲矣況邊上不聞有警勉徇眾意齋罷而行亦何晚耶僧不得已遂升堂講畢各就食方半有報女真

自草地至卽圍城城素無備不可守頃刻而陷
僧蒼皇失措不暇走兵已大掠城中人與寺僧
死者如神告之數講師亦不免

觀音偈

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淮甸間
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
遂感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於
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
滿百口故病頓愈於是孝純遂教其孫及乳母
齋潔持誦不兩月孫步武如常兒後患腿足者
誦之皆驗又汀州白衣定光行化偈亦云大智
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
凡人來問者輒書與之皆於後書贈以之中四
字無有不如意了不可嘆

劉廂使妻

金國興中府有劉廂使者漢兒也與妻年俱四
十餘男女二人奴婢數輩一日盡散其奴婢從
良竭家貲建孤老院緣事未就其妻施左日以

鐵杓剝出去面二三寸許方舉刀斷其筋脉若有物翕然收睛入其目儼然如是者三流血被體眾人力勸而止明日舉杓間目已失所在不克剝又明日復如故精明異常眾皆駭而憐之爭施金帛院宇遂成時金國皇統元年卽紹興十年庚申也

天台取經

紹興丁巳歲僞齊濟州通判黃陞死三日復蘇言有數人追之往一公庭見服緋綠人坐云差

甲志一

七

汝押僧五百人至五臺吾辭以家貧多幼累不可行左右吏前曰可差李主簿代之兼它非晚自有差使復遣元追人送歸故得活後兩日本州山口縣報帥司差李主簿赴州點視錢糧舍縣驛中一夕落枕暴亡膾心知其代己死爲盡送終之禮居一歲忽沐浴易衣告妻子曰今當別汝緣官中差我往天台取經我平生得力者緣看了華嚴經一遍語迄瞑目而逝

戊午夏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
百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機射龍

阿保機嘗居西樓夜宿氍帳中晨起見黑龍長
千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卽騰空夭矯而逝
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才長數尺
其骸今見寘金國內庫蕃相陳王悟室長子源
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具雙角已爲人截去云與
吾家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謂其背上鬣

甲志一

八

不作魚鬣也

冷山龍

冷山去燕山幾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五百里皆
不毛之地紹興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
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
已無角如被截去一額有竅大如當三錢類斧
鑿痕陳王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
止先君所居亦曰冷山又去此四百里

熙州龍

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卽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齊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酒甌香龜

徽廟有飲酒玉駱甌大四寸計貯酒可容數升

甲志一

九

香甌小如拳類紫石而瑩每焚香以甌口承之煙盡入其中二器固以黃蠟遇游幸必懷以往去室蠟卽馳出酒甌吐香禁中舊無之或傳林靈素所獻也

偽齊咎證

偽齊受冊之初告天祝版吏誤書年號爲靖康又純用趙野家廟器識者以爲不祥卒爲金人所廢又作紙交子自一貫至百貫右語云過八年不在行用至其年被廢其數已兆矣

火異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走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一二耳

石氏女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汗藍縷直詣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不逐去笞女女略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

甲志一

十

于地卽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乏旣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旣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爲吳燕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王天常

元豐中京師有富人王天常高魯王家婿也一

夕夢二急足追至一處令閉口露坐無得竊窺
人物吾檢會文字畢當復來既行天常回顧見
門闕甚偉榜曰三坤城庭下桎梏者頗眾皆僧
道尼亦有獄吏衛守復坐移時急足至令同行
趨入公府主者朝服坐眾吏侍立問何處來答
曰京師一吏稟曰誤矣所追王天常非京師人
當速令此人歸天常見他吏乃故友死已年餘
賫抱一大冊降階相揖道舊曰公可亟去此非
世人所處之地問冊中何事日記世間生死者

天常再三欲視已事吏辭不獲遂開一葉但見
某年月日以一刀死急掩卷令人送出既寤爲
親戚言之恐罹非命積憂成勞疾而終後人思
之一刀蓋勞字也

右二事趙
伯璘言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
山爲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
虜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
館于祠下腥羶汙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

乘醉欲入寢閣觀后眞容且有媿瀆之意左右
固諫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
鬱雜煙霧而興冷逼於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
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蹉爲關闔翦斷
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清廓
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
深數尺向之糞汗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
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韓郡王薦士

甲志一

十一

紹興中韓郡王旣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
巾跨駿騾周游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史四五人
自隨時李如晦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
一舉將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
竺李辭以意緒無聊賴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
也強挽之行各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
悉迸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袂沾濕愁坐良歎遇
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
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愠快若此李雖不

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
欠文字不是職司否答曰常員也韓世忠却有
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史詳問姓名階位仍
詢居止處李巽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
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
牋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夷堅甲志卷第一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甲志一

三

對小照

夷堅甲志卷第一

夷堅甲志卷第一

夷堅甲志卷第一

夷堅甲志卷第一

夷堅甲志卷第一

夷堅甲志卷第一

夷堅甲志卷第一

夷堅甲志卷第一

張夫人

張子能夫人鄭氏美而豔張為太常博士鄭以疾殂臨終與張訣曰君必別娶不復念我矣張泣曰何忍為此鄭曰人言那可憑盍指天為誓曰吾苟負約當化為闖仍不得善終鄭曰我死當有變相可怖畏宜置尸空室中勿令一人守視經日然後斂也言之至再三少焉氣絕張不忍從猶遣一老嫗設榻其旁至夜半尸忽長歎

甲志二

一

自揭面帛蹶然而坐俄起立嫗懼以被蒙頭覺其尸行步蹇踔密窺之呀然一夜又也嫗既不可出震栗喪膽大聲叫號家人穴壁觀之盡呼直宿數卒持杖環坐於戶外夜又行百匝乃止復至寢所舉被自覆而臥久之家人乃敢發尸入視則依然故形矣後三年張為大司成鄧洵仁右丞欲嫁以女張力辭鄧公方有寵取中旨令合昏成禮之夕賜真珠復帳其直五十萬緡然自是多鬱鬱不樂嘗晝寢見鄭氏自窗而下

罵曰舊約如何而忍負之我幸有二女縱無子胡不買妾必欲娶何也禍將作矣遽登榻以手拊其陰張覺痛疾呼家人至無所覩自是若闔然卒蹈奇變

宗立本小兒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世爲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戊寅盛夏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於外就宿一古廟數僕擊柝持仗守衛明旦蓐食訖登塗值小兒可六七歲遮拜于

前語言猥利可喜問其誰家人自那處來對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忠彥與母氏俱化去鞠養於他人將帶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必死於狼虎魑魅矣立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遂收而育之命名曰神授兒性質警敏每覽讀文書一過輒憶又能把巨筆作一丈闊字篆穎草不學而成見名賢占帖墨蹟稍加摹臨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小民耳遽棄舊業而攜此兒行游使習路岐賤態

藉以自給後二年之春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
神貌瓌傑指兒謂立本曰爾在何處拾得來立
本瞠曰吾妻實生之奚乃輕妄發問僧笑曰是
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矣方尋
訪見之爾久留定掇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
無所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嚙立化爲小朱蚘
盤旋于地僧執淨鉢呼神授名蚘卽躍入其中
僧頂笠不告而去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淮
東鈴轄王易之親覩厥異

齊宜哥救母

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幾於死乃得免一
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
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
章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爲上卽求二經從一史
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以清旦各
誦十過焚香仰天輸寫誠懇凡越兩歲紹熙元
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哥焚誦
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異光照室少焉生

甲志二

四

臥游到處總傷神今集中亦無

陳苗二守

陳珣字中玉鄭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爲
蔡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
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
後爲李愬卒所訴以爲不述愬功而專美晉公
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珣忿然不平卽口
磨去舊碑別諉能書者寫韓文刻之苗仲先者
字子野通州人爲徐州守徐舊有東坡黃樓碑

甲志二

五

方崇靈黨禁時當毀徐人惜之寘諸泗淺水中
政和末禁稍弛乃鉤出復立之舊處打碑者紛
然敲杵之聲不絕樓與郡治相連仲先惡其煩
聒令拽之深淵遂不可復出二事相反如此

朱新仲說

鼈報

承節郎懷景元錢塘人宣和初於秀州多寶寺
爲蔡攸置局應奉性嗜鼈一卒善庖將烹時先
以刀斷頸瀝血云味全而美後患瘰癧首大不
可舉行必引首旣久蔓延不已膚肉腐爛首墜

而死宛若受刃之狀景元自是不敢食髓

玉津三道士

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兄弟游上庠方春月待
試因休暇出游玉津園遇道士三輩來揖談眉
宇脩聳語論清婉可聽頃之辭去曰某有少名
醞欲飲二公日云莫矣明日正午復會于茲尚
可欸稍緩恐相失錢許諾獨小道士笑曰公若
愆期可掘地覓我皆以爲戲大笑而別翌日錢
以他故滯留至晚方抵所會處則肴核狼藉不

復見人悵然久之弟曰得非仙乎試假畚鍤鑿
地纔尺許得石函啟之乃三道士象冠巾儼然
如昨所見者外有方書言鍛水銀爲白金事弟
曰兄取其書弟願得道象歸奉香火兄欣然許
之既試弟中選兄復歸宿驗其方無一不酬不
數年買田數萬畝爲富人居一日坐廡下外報
三道士來謁既見一人起致詞曰昔年玉津之
會君憶之否君得吾仙方不以賑卹貧乏而貪
冒無厭祿過其分天命折君算今日卽自改尚

延三歲如其不然日暮死矣吾以泄天機謫爲人當來主之矣旣去錢君始大悔卽焚方毀竈闔質戶不復啟明日小道士復至未及坐聞侍妾免乳亟入視之生一男出陪客無所見問諸僕隸皆莫知錢不三年而殂

陸氏負約

衢州人鄭某幼曠達能文娶會稽陸氏女亦姿媚明爽伉儷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語陸氏曰吾二人相歡至矣如我不幸死汝無復嫁汝死我

亦如之對曰要當百年偕老何不祥如是凡十年生二男女而鄭生疾病對父母復申言之陸氏但俛首悲泣鄭竟死未數月而媒妁來陸氏與相周旋舅姑責之不聽纔釋服盡携其資適蘇州曾工曹成婚才七日曾生奉漕檄考試它郡行信宿陸氏晚步廳屏間有急足拜於庭稱鄭官人有書命婢取之外題示陸氏三字筆札宛然前夫手澤也急足已不見啟緘讀之其辭

云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

歡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輟
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資財而別戶不恤我之有
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婦慈不足
以爲人之母吾已訴諸上蒼行理對乎幽府陸
氏歎恨不意三日而亡其書爲鄭從弟甸所得
嘗出示胡儵然

張彥澤道甲

紹興四年李參政少愚

回爲江西帥遣總管楊

惟忠討賊以四月壬申日寅時出師鄱陽胡儵

甲志二

八

然送之渡江回謁道友陳生有道士張彥澤者
洛陽人頃事徐神翁多居西山好道之家偶來
會語問何人選日時儵然曰穆茂才也彥澤曰
何其繆邪幸而非寅時則可若然賊雖自擒主
將將不利以正午卜之苟無大雨則善時天色
清霽已有微暑三人食已散步僧舍俄陰雲四
合雨下如注溝壑皆盈彥澤拊掌曰必寅時也
楊公其危哉時賊衆萬二千官軍纜三之二先
鋒將傅選悉五軍旗幟行以壯軍聲賊諜知之

曰先鋒尚如此若全師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
迎降次日楊公所乘青驄馬忽斃楊亦得疾卽
反豫章翌日而卒

謝與權醫

楊惟忠病時面發赤如火羣醫不能療子壻陳
樞憂之以問胡儵然有斬人謝與權世爲儒醫
儵然引之視疾旣入不診脉曰證候已可見楊
公夫人滕氏令與衆議藥餌朱張二醫曰已下
正陽丹白澤圓加鍾乳附子矣謝曰此伏暑證

也宜用大黃黃蘗等物因疏一方議不合時楊
公年六十餘新納妾嬖甚夫人意其以是得疾
不用謝言謝退謂儵然曰公往聽諸人所議纔
及門衆極口詆謝曰此乃千金中一治暑方用
藥七品渠只記其五乃欲療貴人疾邪儵然以
告謝謝曰五藥本以治暑慮其太過故加二物
制之今楊公病深矣當專聽五物之爲不容復
制若果服前兩藥明日午當躁渴未時必死吾
來助諸公哭弔也儵然語陳樞樞不敢泄明日

楊卒皆如謝言

四事皆胡
儵然說

趙表之子報

趙令衿字表之宣和五年赴南康司錄過蘄州遊五祖山冒風雨獨履絕頂至白蓮池亭憩磐石上若夢寐間見一老僧倚杖而言曰公此去廬阜無苦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戚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母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表之審非夢所又思慮未嘗及而晉在河東意他時當官于彼歸爲家人說嗟異之自祖山至黃梅縣翌日以雨不行幼子善郎忽感疾縣令吳宇至偶言邑之因革曰唐時嘗爲南晉州鮮有知者表之驚歎知僧言有證疑其子必不久乃許祝髮爲浮屠越四日竟死於白湖驛去邑纔三十餘里表之親記其事

神告方

建昌人黃龔云有鄉人爲賈泊舟潯陽月下髣髴見二人對語曰昨夕金山修供甚盛吾往赴之飲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怒庖者不謹漬其手

鼎中今已潰爛矣其一曰彼固有罪責之亦太過曰吾比悔之顧無所及其一曰何難之有吾有藥可治但搗生大黃調以美醋傅瘡上非唯愈痛亦且滅瘢茲方甚良第無由使聞之耳賈人適欲之金山聞其語意冥冥之中假手以告後詣寺詢之乃是夜設水陸庖人揮刀誤傷指血落食中恍惚之際手若爲人所掣入鑊內痛楚徹骨號呼欲死賈人依神言療之兩日而愈

詩謎

甲志二

十一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雪天晴色見虹蜺千里江山遇帝畿天子手中朝白玉秀才不肯著麻衣謂韓公絳馮公京王公珪曾公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路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也

武承規

武承規字子正長安人政和七年監台州寧海

縣縣渚鎮酒稅好延道流日食于門者常數輩
家君時爲主簿戒之曰吾官卑俸薄而冗食若
此何以給邪曰吾無美酒大肉與之但隨緣而
已遇有酒則醉有海魚則一飽他無所費其無
能者旬日自去安知吾不遇至人哉他日復勸
之不聽一日氣貌洋洋若有得色曰公笑有接
道人近有授我內交法者每日子午時運虎龍
氣相摩移時美暢不減房室之樂而無所損雖
未可度世亦安樂奇術也家君曰公妻甚少又

未有子柰何曰亦得一術做此者授之渠亦自
得其樂舍弟多兒兄弟之子猶子也夫人有後
足矣家君欲聞其略曰公方効官又有父母妻
子與承規異六十歲以後儻再相遇是時方可
旬日復來曰承規欲往閩中訪先生旦夕遣妻
孥歸侍下纔有可配卽嫁之其父揆時爲越州
將領家君曰旣託身於公何忍如此已絕欲事
異室而居可也何必遣曰畢竟爲累無此人則
吾身輕要行則行矣曰胡不一歸與親別曰骨

肉之情見面必留卒未可脫及再見曰妻已行矣承規替期已及官課皆不虧而代者未至願爲白州郡遣牙校交界如其言郡吏方至其室虛矣

崔祖武

崔祖武河東威勝軍人政和癸巳與家君同處太學通類齋自言少好色無日不狎遊年二十六歲成瘵疾將死有牛道人來曰苟能絕慾吾救汝父母曰是兒將死儻能生之有何不可遂

授以藥及教以練氣術令與妻異處其病良已三年方同房而欲心不復萌在學時年三十五六肌幹豐碩儀狀秀偉亦與人和率之游狹邪不固拒但不作色想耳飲食不肯醉飽曰大醉大飽最爲傷氣須六十日修持始復初後歸鄉里不知其所終

夷堅甲志卷第二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夷堅甲志卷第三

行款悉
依宋本

萬歲丹

徽州婺源縣懷金鄉民程彬邀險牟利儲藥害人多殺蛇埋地中覆之以苫以水沃灌久則蒸出菌蕈采而曝乾復入它藥始生者以食人卽死恐爲累不敢用多取其次者先以飼蛙視其躍多寡以爲度美其名爲萬歲丹愚民有欲死其仇者以數千金密市之嘗有客至欲寘毒誤中婦翁翁歸而悟已不可救彬有弟曰正道雅

甲志三

以爲非不敢諫至徙家避諸數十里外彬旣老始悔不復作稍用僞物代之藥旣不驗遂無售者旣死貧甚唯一子丐食道亡其後遂絕嘗有里胥督租以語侵彬彬怒毒而飲之胥行未幾腦痛嘔血亟反臥其門大呼乞命彬汲水飲之卽愈蓋有物以解其毒也

縣人董
猷說

李辛償冤

宣和末饒州庾人李辛爲吏凶橫郡人仄目因大雪入府治一人遇諸塗辛被酒恃力奮拳擊

死之觀者如堵恐累已絕不言辛捨去街卒以爲暴亡呼其家人葬之辛益自肆所居在城外夜多踰垣歸經三歲忽遇死者曰吾尋汝久乃在此邪辛歸語其妻甚懼明日死辛家養數鹿每以竹擊柱則應聲而至戶曹白生以七月勅令市鹿不可得爲之呼所養者纔擊竹一最大鹿至乃殺之取肉以應命召所知洪端共食其餘經日辛死咸以爲中毒不知爲冤鬼所殺也

洪端說

甲志三

二

陳氏前夫

陳德應橐侍郎之女爲會稽石氏婦生一男而石生病將終執妻手與訣曰我與若相歡非尋常夫婦比汝善視吾子必不婦以報我陳氏遲疑未應石怒曰好事新夫無思故主遂卒陳氏哭泣悲哀思慕瘖甚未幾其父帥廣東掣以俱往憐其盛年爲擇壻得莆田吳璲陳氏辭不免遂受幣既嫁歲餘忽見其前夫至罵曰汝待我若是豈可以事它人先取我子次及汝至暮而

子天踰旬陳氏病亡

陳權世明說
陳與吳遜善

李尚仁

王承可

鈇

紹興辛酉歲提舉浙東茶鹽公廨在

會稽子城東蓋古龍興寺承可第三子洧嘗夢
一丈大衣紫袍來言曰我朽骨埋桃樹下幽魂
無所歸君幸哀我使得徙葬洧覺白其父視舍
旁有巨桃一本因下穿求骨弗獲明年八月晦
又夢有通謁右曰朝請大夫李尚仁既進乃向
所夢者頰首慘蹙以舊懇申言袖詩一紙以贈

甲志三

三

洧曰桃林隱伏厭清芬去歲幽蒐得見君八十
壽齡人未有一堂風采世無聞濟時革弊忠爲
主救物哀亡德作恩白骨可憐埋近地願公舉
手報無垠洧覺急燭火筆于簡會承可將代還
以李君精爽不可負亟集吏卒盡西廡之桃下
大索數日無所見承可躬督畚鍤復穿尺許乃
得之有小象梳二已朽烏巾財餘方寸骨旁存
大釘四乃遷葬于禹廟後三喬松下具酒食祭
之吳興莫壽朋

雋

洛陽朱希真

敦儒

皆記其事

意以夢中詩爲吉祥後十四年泊以事謫廣東而廣東自有寓客曰李尚仁云

段宰妾

段宰者居婺州浦江縣僧舍其妻嘗觀于門有婦人行丐年甚壯詢其姓氏始末自云無夫亦無姻戚段妻云旣如是胡不爲人妾而乞食肯從我乎曰非不欲也但人以其貧賤不肯納耳若得供執爨之役實爲天幸遂呼入令沐浴與更衣遣庖者教以飲膳旬日而能繼以樂府訓

之不踰月皆盡善調習旣久容色殊可觀段名之曰鶯鶯以爲側室凡五六年唯恐其去一夕已夜分段氏皆就寢有自門外呼閤者曰我鶯鶯夫也僕曰鶯鶯不聞有夫縱如爾言俟天明來未晚何必中夜爲其人頗怒曰若不啟門我當從隙中入僕大恐卽叩堂門以其事語段鶯鶯聞之若有喜色曰他來也亟走出段疑其竄自篝火追至廳廂但聞有聲極響燈卽滅妻遣婢出視段已死七竅皆血流外戶扇鏹如故竟

不知何怪浦江人何叔達說予得之程資忠

寶道人

桂纘字彥栗信州貴溪人所居至龍虎山纒三十里道流日過門桂氏必與錢纘素病疝每作皆濱死醫者教以從方士受服氣訣故尤屬意紹興庚申六月二十有三日晚浴畢散步小徑有老道人來年八九十矣鬚鬚皤然曲僂豐下纘揖與語曰請至弊廬取湯茗之資曰日已暮不可至君家君苟有意能延我旬日否纘不應

甲志三

五

遂行復回首呼纘使前入林間坐古松根上自云姓竇氏聲音如山東人劇談良久語頗侵纘纘見其老雖貌敬而心不平細視其目清聳入鬢着青幅巾暑行不汗未忍遽去復詢以氣術道人曰吾行氣二百年治病差易耳爲誦所習書千餘言天文地理兵法道要錯綜其間略不可曉纘曰先生幸教我此非我所能蓋言其粗者道人曰汝似可教吾有一編書藏衡山中今往取之又三十三年當以授汝纘曰得非般運

導引訣邪曰未也姑以方書濟衆稍儲陰功纘
曰萬一及期尋先生何所曰非汝所知吾當來
訪汝遂邀纘欲偕逝纘以親年高及孥累爲解
道人不憚間忽不見纘且駭且懼急歸不敢語
人後數日一道者及門問曰八十三承事何在
父纘之家人辭以出呼者怒曰吾非有所求先生使
來授公書耳胡爲不出擲卷於堦而去取視之
乃呂洞賓傳也纘始悔之至壬戌年擢第調鄱
陽尉歸至嚴衢間疾大作不可有輿行數里必

下投逆旅中傍外戶而臥有商人過倚擔問曰
官人有疾邪曰然曰始發時行坐立臥皆不可
某處最痛祈死不能證候若是否曰然爾何以
知之客曰某豫章人也少亦病此今日負百斤
而不害蓋有藥以療之耳遂解囊如有所索得
一裹如細劉桑葉者教以酒三升浸服之纘素
不飲未敢服以千金謝客而行及家疾益甚徧
服它藥皆弗驗姑如客言以藥投酒中甫酌一
盃其甘若飴蜜隨渴隨飲至曉而酒盡病瘳什

八信宿脫然後不復作細思商人乃昔所遇竇君也

祝大伯

桂纘祖安時自少慕道年二十有四卽委妻子挈金帛之名山十載而歸遇方士過門必延入日飯堂上者數十輩家貲枵然盡室尤之而安時執意愈篤野僕祝大伯服薪水之勞愚鈍而謹勅一日自外至舉措異常曰適遇道人與我藥服之能不食矣驗之信然詰其方無有也或

甲志三

七

盛夏暴烈日中冬覆冰上皆不寒暑而隸役如故桂氏之人皆敬事之呼爲祝仙人欲延以客禮辭曰吾合在人間爲僕使歲滿自當去如是三年告安時曰白花巖有人見招願主翁同往乃俱行未至巖下絲竹之聲泠泠盈耳綵雲郁然蔽覆山谷安時歎異未已祝君遽聲喏辭遂不見安時自是不意以至捐館時大觀二年也白花巖去桂氏所居十里

鄭氏得子

李處仁者亦貴溪人妻鄭氏嘗夢至高山下有綠衣小兒戲于顛急抱取得之遂寤已而有娠生男命之曰嵩老稍長極雋敏父命習進士業卽名嵩字夢符年十八歲紹興十五年一舉擢第後五年爲建州建陽尉盜入其邑重親皆死焉鄭夢亦非吉也

二事桂
續說

邵南神術

邵南者嚴州人頗涉書記好讀天文五行志窳於遁甲占筮如神然使酒尚氣好面折人人皆

甲志三

八

謂之狂宣和四年遊臨安胡尚書少汲

直儒以

祕閣修撰爲兩浙轉運使聞其名召使筮之曰六十日內仍舊職作大漕替姓陳人時郭太尉仲荀爲路鈐轄欲倣三路式與部使者序官蔡尚書文饒疑帥杭常抑之須日日揖階下乃得坐不勝忿奏乞致仕亦召南決之南曰候胡修撰除發運更四十日太尉亦得郡北方銜內帶安撫字但非帥耳郭曰某已丐休致矣豈有是事才五十七日發運使陳亨伯被召少汲代焉

郭具飯延南復扣之對曰兆與前卦同無閑退象前言必不妄旣勅下郭守本官致仕復問南南對如初郭怒取勅牒示之南意不自得曰若爾則某亦不能曉會譚稹與郭善薦之未旬日以舊官起知代州兼沿邊安撫司公事翁中丞端朝

彥國

守金陵過杭訪少汲南適在坐少汲

因言其奇中事翁問錢塘如何南大書卓上曰火翁曰近已焚矣曰禍未息也不出三日當驗中丞須見之它日却來鎮此翁不敢泄時十二

甲志三

九

月五日也明日蔡帥生朝大張樂置酒會京畿戍卒代歸當得犒絹蔡榜于市不許買官以賤直取之皆大怒至夜數處舉火欲蔡出救而殺之蔡已醉知事勢洶洶踰垣入巡檢寨家人皆趨中和堂避之於是州治皆煨燼端朝未行見蔡曰兩日前見邵先生言此事未敢信果然蔡素不喜卜筮試呼詢之對曰十五日內當移官別京蔡曰得非分司乎何遽也居二日適爲言者論擊罷爲提舉南京鴻慶宮未幾又落龍圖

閣直學士如期拜命而徙端朝鎮杭提舉常平
許子大之姪調官上都久不歸姪婦白于大令
詣南卜南批曰令姪已出京遇親舅邀往西洛
差遣見託兩火人受得官之州當從水邊必濱
州也非縣官曹官而又兼獄必士曹掾也子大
曰邵生言多中然此亦太誕月餘姪書來曰已
出水門逢舅氏力邀往洛差遣只託書鋪家耳
已驚其驗俄得報果擬濱州士曹掾兼左推院
乃其叔炎所受也南與衢人鄭甸爲酒侶甸好

博然勝敗不過數千南曰子小勝無所濟可辦
進十萬召博徒能相敵者吾爲子擇一日與之
戰甸曰吾囊中空豈能辦曰我當以物假子
及期聚博於靈隱山前冷泉亭上南入僧寮偃
臥忽出門呼甸曰子有可止已溢數矣急視之
正百千餘八百也南昔至通州郎官范之才以
言巢湖有鼎非是被責來問休咎南曰更十年
當於婺女相見范曰量移邪曰作郡守也後范
罪按拭果得婺聞南在杭使召之時相去九年

矣南不肯往復書曰昔年雖有約然吾自筮二人入城而不出若往必死范連遣使齎酒醴請意益勤旣度歲遂行過嚴州嚴守周格非問吾此去官何地曰旦夕爲假龍再任仍與范婺州同命曰後當如何曰更一官而死周大怒速湯遣去至婺范喜甚南曰公當與周嚴州皆爲假龍一日又至曰某昨通夕不寐細推之公來日當拜命然某適當死使已時至猶及旅賀公遷延可至午緩則無及矣范曰先生何遽至此來

日復謁范屏人語曰告命且至偶使人未到城二十里爲石躡足願選一健步者往取之范曰某備位郡守無故爲此舉豈不爲邦人所笑兼邸報尚未聞不應如是之速曰某忍死相待何惜此范卽命一卒曰去城二十里外遇持文字者急携來遂解帶款語令具食移時所遣卒流汗而至拜庭下大呼曰賀龍圖取而觀之乃除直龍圖閣告也時王黼爲相促告命付婺州回兵仍令兼程而進故外不及知少頃南促饌遂

食食已范人謝親南趨至客次使下簾戒曰諸
人敢至此者當白龍圖撻治范家人喜拚爭捧
觴爲壽良久方出急召南已坐逝矣南在杭與
家君善嘗欲以其書傳授家君不領南無子旣
死其學遂絕云

夷堅甲志卷第二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